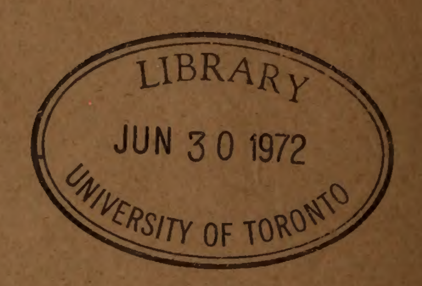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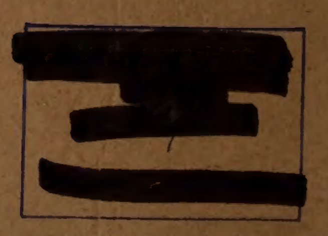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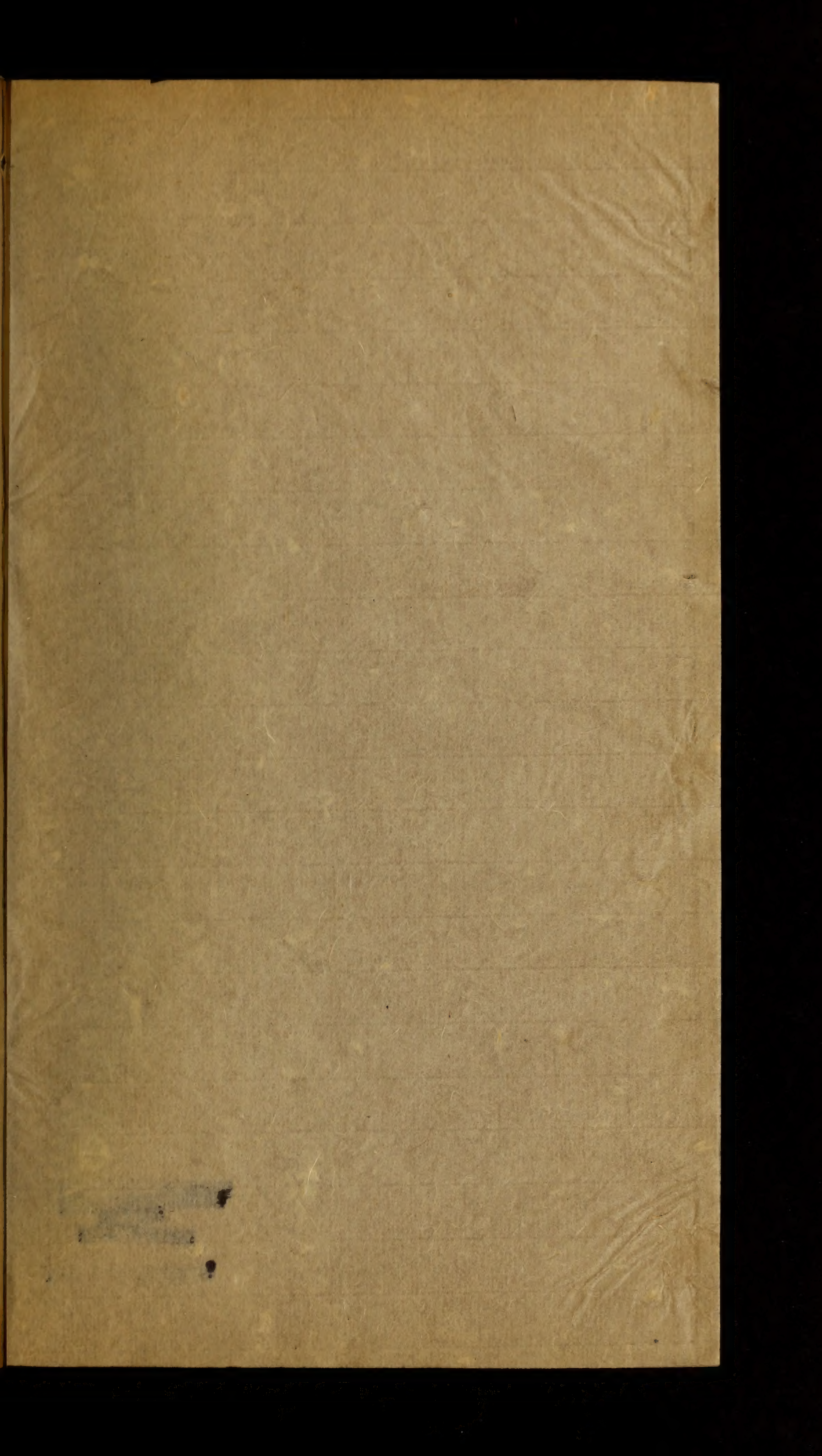

LIBRARY
JUN 30 1972
UNIVERSITY OF TORONTO





欽定康濟錄卷之三 下冊

臨事之政

十一安流民以免顛沛

漢成帝詔　唐王方翼
宋天聖詔　韓琦
富弼　畢仲游
趙令良　滕達道
杜紘　鄭剛中
元武宗制　明原傑

〔漢〕成帝鴻嘉四年。春正月詔曰。數勅有司務行寬大。而禁苛暴。迄今不改。一人有辜。舉宗拘繫。農夫失業。怨恨者衆。傷害和氣。水旱爲災。關東流散者衆。青幽冀部尤劇。朕甚

痛焉。已遣使者循行郡國被災害什四已上民貲不滿五萬勿出租賦逋貸未入皆勿收流民欲入關輒籍內籍其名而內之所之郡國謹遇以理務有全活之恩以稱朕意。

謹案民至於一無所有借貸無門身同乞丐今日或父子同行明晚烏知不夫妻離散故不作他鄉之鬼者十不得其半也今此詔除其逋欠所在之處輒籍內之令郡國速爲救全以廣天子之意民有不與鴻雁于飛之咏耶。

唐儀鳳間王方翼爲肅州刺史蝗獨不至其境鄰郡民皆

重繭走之方翼出私錢作水磑薄其直以濟饑瘵起舍數十百楹居之全活甚衆。

宋 董煟曰流民至當爲法以處之富弼令樵採打魚之類地主不得爲主是也但一時未免侵擾莫若修隄浚河興水利公私兩便不然官司出錢租賃民間蘆場或柴篠山近縣郭市井去處縱流民樵採官復置場買之非惟流民得自食其力雪寒平價出賣亦可濟應細民。

宋 仁宗天聖七年閏二月詔河北轉運使契丹流民其令分送唐鄧汝襄州以閒田處之仍令所過人日給米二升。

初河北轉運使言契丹歲大饑民流過界河上謂輔相曰雖境外之民皆是朕之赤子也可賑救之故降是詔

〔案〕董煟曰境外之民一遇饑歉流徙過界仁皇尚且救賑之聖度廣大如此況同路同郡之民為守令者可不加意乎

韓琦知益州歲饑流民滿道琦募人入粟設粥濟之明年給糧遣歸又招募壯者等第列為禁軍一人充軍數口之家得以全活檄劍闗民流移欲東者勿禁凡撫活流亡共一百九十萬◎慶曆三年陝西饑詔琦撫之琦至寬徭

免租稅給復一年逐貪殘不職之吏罷冗員六百七十人時河中同華等州饑民相率東徙琦發廩賑之凡活一百五十萬人琦後爲相封魏郡王五子皆貴忠彥繼爲相

謹案天地之大德曰生韓公體之有一民不被其澤者若已推而納之溝中韓公任之兩番賑救法出萬全堪爲濟世之嘉模永作活人之大典於今屆指七百餘年凡見流移必思盛德是韓公之泯沒者身而不亡者心以其生機猶在故也安流者可不以韓公爲法哉

富弼知青州會河北歲凶流人就食者衆公勸民出粟益

以官廩隨所在貯之葺公私廬舍若干散處其人以便薪汲或曰此非弭謗自全計也公曰能全活數萬人不勝二十四考中書令哉行之愈力忌者亦無能難也其法詳于摘要備觀內

謹案大膽做去細心處事汲汲於民罔知其他富公之安流也安流之法其要惟三一得食一有居三可歸富公盡得其妙故爲千古之名臣

哲宗元祐中耀州大旱野無青苗畢仲游謂向來郡縣賑濟多後時力愈勞而民不救乃先民之未饑揭榜示曰郡

將賑濟。且平糶若干萬石。諭無出境。民皆歡然安堵。已而果漸艱食。乃出粟以賑。且平糶以給之。鄰近流散殆盡。而糴民之當徙就食者。乃十七萬九千口。顧所發粟不及萬石。以民粟繼之。家給人足。無一人逃者。監司故搜於長安得二人。曰此糴之流民也送還郡。仲游驗閱。皆中州之逐利者。所齎自厚。即非流民。監司媿沮。

謹案 民心惶惑。百詭俱生。仲游先期出示。則民有所恃而無恐。何流亡之有。後則繼之以實政。或平糶。或賑濟。惠不混施。出之裕如。非平日素有籌畫者而能然歟。

孝宗隆興二年。趙令良帥紹興。是時流民聚城郭。待賑濟。餓而死者。不可勝計。通判王恬閭邱寧孫建策云。今盡發常平義倉米賑給之。至來年麥熟止。恐無以爲繼。况旬給斗升之米。官不勝其勞。民不勝其病。莫若計其地之遠近。口數之多寡。人給兩月之糧。令歸治本業。不猶愈于聚城郭待升斗之給。困餓而死乎。趙行其言。委官抄劄給糧以遣之。不旬日間。城中無一死人。歡呼盈道。全活甚衆。

謹案　建策者。貴乎通盤打算。如此則生。若彼則死。計地給糧。令歸治業。非生民于必死之中耶。其妙處在總給

兩月之糧日食之外尚可謀生君子哉趙公也聽仁者之言而活此流民也

滕達道知鄆州歲方饑乞淮南米二十萬石爲備徙淮南東京皆大饑達道獨有所乞之米召城中富民與約曰流民且至無以處之則疾疫起併及汝等矣吾城外廢營田欲爲席屋以待之民曰諾爲屋二千五百間一夕而成流民至以次授地鍋炊器用皆具以兵法部勒婦女炊少者汲壯者樵民至如歸上遣工部侍郎王古按視廬舍道巷引繩棊布肅然如營陣古大驚圖上其事有詔襃美用活

者數萬人。

〔謹案〕安流者。心不慈。所需必不備。法不嚴。混亂不循規。滕君部民有法。派職有條。經濟之才。令人驚服。詔旨烏得不大爲褒美。

國朝陳芳生曰。流民過境。必當量倉儲多寡。預酌撫恤之宜。如其未至。又且所積無幾。或欲揚聲招之以飾虛譽。此賊民之甚者。亦必自貿奇禍。切戒切戒

杜紘爲永平令。歲荒。民將他徙。召諭父老曰。令不能使汝必無行。若留。能使汝無饑。皆曰善。聽命。乃官給印劵。稱貸

於大家約歲豐爲督償於是咸得食無從者明年稔償不
徵民甚德之

謹案民之流者或死於道路或亡於疫疾或陷於刼賊
或歸於豪强種種慘狀不一而足惟永平令慰之於未
流之前生之於將斃之際民甚德之不亦宜乎

鄭剛中判溫州歲饑流民載道勸守發倉賑之守曰恐實
惠不及饑者答曰業有措置以萬錢每錢押一字夜出坊
巷遇饑卧者給一錢戒曰勿拭去押字次早憑錢給米饑
者無遺守歎服

【謹案】出入不意而為之簡且便剛中法也若稍露其機假冒者多矣總之真心愛民自有善法推廣其意當不止此仁者勉之

【元】武宗至大元年三月乙丑以北來貧民八十六萬八千戶仰食于官非久計給鈔百五十萬錠帑帛准鈔五十萬錠命太師月赤察兒等分給之罷其廩給三年詔各處人民饑荒轉徙疾疫死亡雖令有司賑恤而實惠未徧今歲收成轉徙復業者有司用心存恤原拋事產依數給還在官一切逋欠並行蠲免仍除差稅三年野死遺骸官為收

拾於官地內埋瘞。

明 陳龍正曰。苛刻之吏。稍遇豐收。民間有復業者。輒併追其舊逋。以故民畏而不敢歸。况更肯除稅三年乎。元時紀綱雖頹。而民生往往受其寬政。故雖災荒之日。子孫眷屬。毫無愁苦。仁民之政。豈誣也哉。

明 憲宗成化十二年。御史原傑。奏設行臺於鄖陽。統治新設竹溪鄖西等縣。詔可。初祭酒周洪謨憐流民爲項忠所逐。著流民說。有云。東晉時。廬松滋之民。流至荆州。乃僑置松滋縣於荆江之南。陝西雍州之民。流至襄陽。乃僑置南雍

州於襄水之側。其後松滋遂隸於荊州。南雍遂併於襄陽。垂今千載。寧謐如故。前代安流民甚得其道。今若聽其近諸縣者附籍。遠諸縣者設州縣以撫之。置官吏。編甲里。寬徭役。使安生理。則流民皆齊民矣。何以逐為。御史李賢然其說。至是流民復集。遂援洪謨之說。疏上之。故命原傑往蒞其事。事成。進傑右都御史。

謹案實有救民之心。何患無安流之法。古之致治。何嘗借才於異代。項忠坐不讀書。未知往事。周君深明故實。彷彿前人。流民藉此而生。三縣賴之而設。故諸事不可

不以法古爲先也。

安流民總論曰。時至饑年。以守土牧民官視之。則曰流民。以天子宰相視之。莫非赤子。忍令其扶老攜幼。冒雨衝風。吞饑忍餓。途栖路宿。而流離於道路哉。故愛民之君子。皆當法前賢之遺事以救之也。民之未流者。當以畢仲游杜紘爲法。民之已流者。王方翼韓琦富弼可師。成帝之詔。能釋行路之悲。剛中之錢。可救途宿之苦。趙令良計程給費。故鄉得返。原子山立縣收留。異地可居。境外之民。仁宗待之以赤子。遠來之衆。武宗濟之以恩膏。是未流者已流者。

欲歸者。欲留者。行路者。途宿者。他國民遠來。衆前人無不有以處之矣。是所望於後之仁人。哀其窮而軫恤乎離鄉求活之苦。詩云。之子于征。劬勞于野。爰及矜人。哀此鰥寡。膺民社者。顧可不知勞來還定安集之典哉。

十二勸富豪以助濟施

齊管子　春秋子皮子罕

漢趙憙　後魏樊子鵠

唐來濟　宋向經

扈稱　曾鞏

陳珦　明世宗

【齊】桓公曰大夫多并其財而不出腐朽五穀而不散管子對曰請以城陽大夫而請之桓公曰何哉管子對曰城陽大夫嬖寵被絺綌鵝鶩含餘秫齊鐘鼓吹笙篪而同姓兄弟寒不得衣饑不得食將欲盡忠於邦國能乎其毋復見寡人削其秩杜其門而不出功臣之家皆爭發其積藏以

與其遠近兄弟。以爲未足。又收國之貧病孤獨。老不能自食之氓。皆與得焉。國無饑民。此之謂繆數。

舊評。既抑城陽之寵。又勸功臣之施。管子片言。其利大矣。

【春秋】之時。鄭饑。未及麥。民病。子皮餼國人粟。戶一鍾。是以得鄭國之民。故罕氏世掌國政。以爲上卿。宋饑。請司城子罕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書。爲大夫之無者貸。宋無饑人。晉叔向聞之曰。鄭之罕。宋之樂。二者皆得國乎。

〔宋〕董煟曰。罕氏渠世掌國政於鄭。樂氏遂有後於宋。此所謂天災流行。國家代有。行道有福。理之必然也。

〔漢〕趙憙守平原。青州大蝗。侵平原。荒甚。乃出俸賑之。勸富民出穀濟饑。所活萬計。官太傅。封侯世爵。

〔謹案〕以何忍獨飽。存於胸中。分俸救人。伏湛行之矣。今又見於趙公。且勸富民出穀賑濟。所活萬計。何平原之多幸也。荒於天而不荒於人。非太守之力歟。

〔後魏〕樊子鵠爲殷州刺史。屬旱儉。恐民流亡。乃勸有粟之家。分貸貧者。并遣人牛易力。多種二麥。州内獲安。

【謹案】不勸貸窮民必流。不種麥。三春失望。何以及秋成而得活。樊刺史悉爲措處。令小民通那有無。已不費而流亡少。乏經濟之才者。何足語此。

【唐】高宗顯慶元年。夏四月。上謂侍臣曰。朕思養人之道。未得其要。公等爲朕陳之。來濟對曰。昔齊桓公出遊。見老而饑寒者。命賜之食。老人曰。願賜一國之饑者。賜之衣。曰。願賜一國之寒者。公曰。寡人之廩府。安足以周一國之饑寒。老人曰。君不奪農時。則國人皆有餘食矣。不奪蠶要。則國人皆有餘衣矣。故人君之養人。在省其徵役而已。今山東

役丁。歲別數萬役之則人大勞。取庸則人大費。臣願陛下。量公家所須外。餘悉免之。

[謹案]勸分於有力之家。孰若輸息於朝廷之上。求濟所對得之矣。饑寒遍於國中。征役苦於萬姓。雖日言養人而人得養歟。一國之饑寒。非朝廷不能濟也。非老人不能言也。君天下者。幸致思之。

[宋]向經知河陽。大旱蝗。民乏食。經度官廩歲支無餘。乃先以已圭田所入租。賑救之。已而富人皆爭效慕出粟。所全活者甚衆。

謹案旱蝗一見已知必饑理宜通盤打算國帑肯發而賑乎倉庫足散而救乎如其未然勸分在所不免以身樹法猶恐其遲向君肯後之乎故至饑年當加禮於富人深憐乎貧者否則富人不為我用而貧者無得飽之時矣

仁宗時扈稱為梓州轉運使歲大饑道殍相望稱即先出祿米賑民故富家大族皆願以米輸之於官而全活者數萬人降勅獎諭

謹案獨一己之力有限合衆人之助方多即江海不擇

細流之意耳。然不有以先之。其誰我信。今扈公先出祿米以賑民。則富人之恐後也必矣。君子之德風。信然。

曾鞏判越州時。歲饑。度常平不足以賑給。而田野之人。不能皆至城郭。至者羣聚。有疫癘之虞。前期諭屬縣。召富人使自實粟數。總得十五萬石。視常平價稍增以與民。民得從便受粟。不出田里而食有餘。粟價自平。又出粟五萬石。貸民爲種糧。使隨歲賦入官。農民賴以不乏。

〔案〕董煟曰。此策固善。但視常平價稍增。則視時價必稍損矣。恐成科抑。不若前期勸諭商賈富民。循環糴販之

爲愈。

陳珦知徐州沛縣。會久雨。平原出水。穀既不登。晚種不入。民無卒歲具。珦謂俟水退。即耕而種。時已過矣。乃募富家。得豆數千石以貸民。使布之水中。水未盡涸而甲已露矣。是年遂不艱食。

[謹案]凡勸募於人者。原不可認定出錢出粟。假如沛縣因久雨而田難種。若勸人以粟賑之。烏能久遠。陳君揆時度勢。豆尚可種。遂募而種之。果得以濟。爲費既省。爲力又多。即此而推。開人多少聰明。啟人多少悟頭。故因

時而募者。方稱善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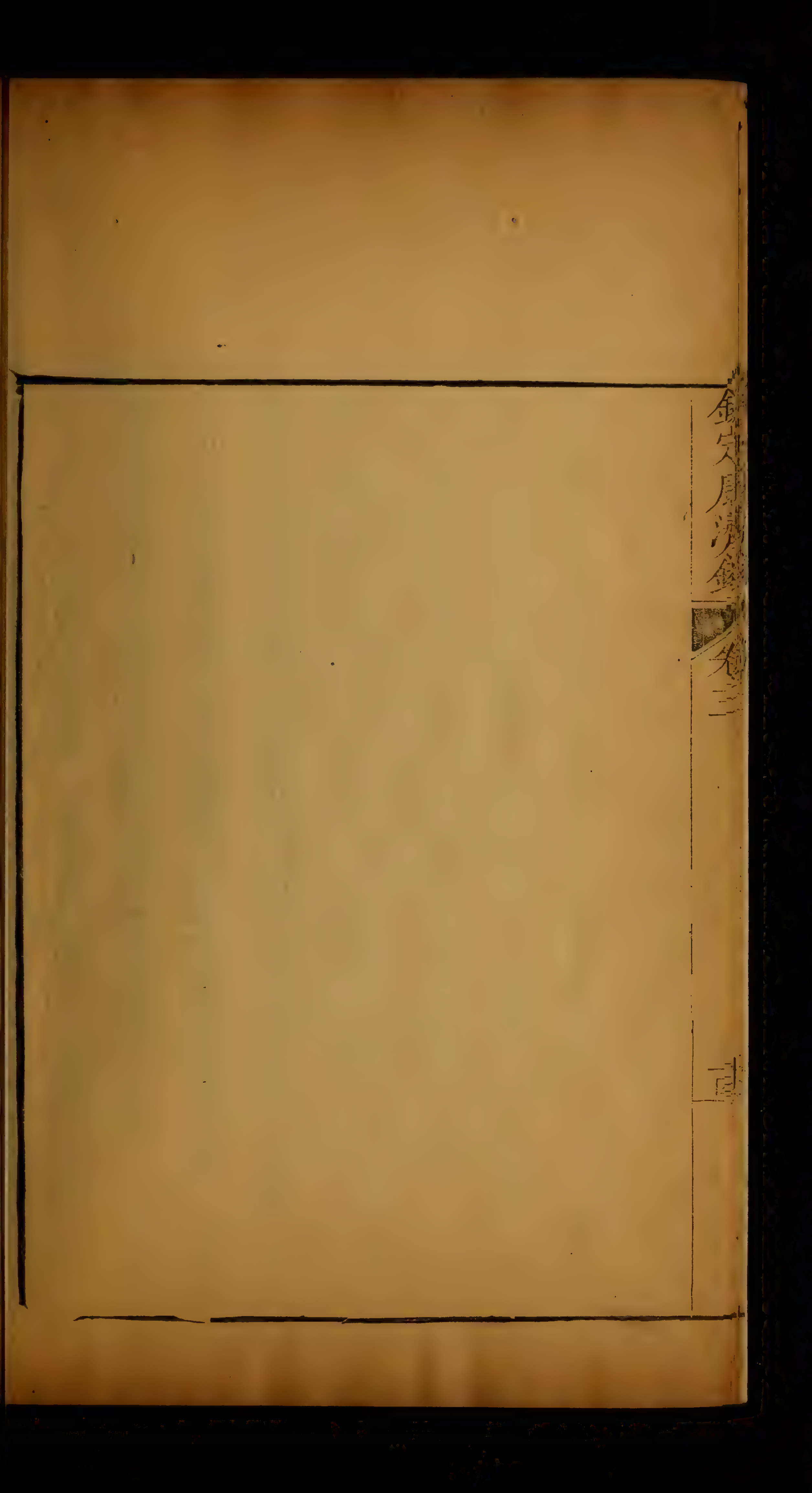
明世宗嘉靖十年。令支大倉銀三十萬兩。賑濟陝西。又奏准陝西災傷重大。扣本家食用。其餘照依時價糶與饑民。若每石減價一錢至五百石以上者。給與冠帶。一千以上表為義門。遺棄子女。州縣官設法收養。如民家有能自收養。至二十口以上者。給與冠帶。

謹案 此詔之妙。在減價出糶者。遞有恩榮。使有米者不得盡索高價。小民可沾平糶之恩。朝廷不煩發帑之費。一舉而數善備焉。然皆祖忠肅于公之政也。至收養子

女。亦一時同行之事。良有司所當究心者。

勸富豪總論曰。勸諭之道不一。握其要。則民輸恐後。矣其方。雖官索不輸。曷弗以古人為法哉。若管子之勸貴人。則以退黜勸。司城氏之勸大夫。則以不伐勸。其他先已而後人者。比比然也。至如揆時度勢。若陳珦之勸輸豆種。又在留心經濟者之善為師法矣。但又有一種分頭勸。不可不知。宜預查通縣。共有幾社。每社先訪才幹出衆者。能事能言者數人。聘以禮。酌以筵。許其旌獎。每一人令其勸輸幾戶。多者為能。倘有富足而不聽勸輸者。有司始自勸焉。不

激不撓。循循善誘。務在必得。如是則社社無不輸之上戶。村村無不救之窮民矣。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煢獨。周禮云。五族爲黨。使之相救。五黨爲州。使之相賙。統詩禮而觀之。有無原貴相通。濟貧卽是安富。勸分其可少乎。特不可稍存其私耳。



十三乞糴賑以綏羣黎

漢糴免詔　唐李絳白居易
憲宗　京兆府奏
宋沈倫　程顥
趙善防　元御史臺
明吳之鵬

漢昭帝元鳳二年詔。朕閔百姓未贍前年減漕三百萬石頗省乘輿馬及苑馬以補邊郡三輔傳馬其令郡國毋斂今年馬口錢。三輔太常郡。得以菽粟當賦。◎宣帝元康二年五月詔曰今天下頗被疾疫之災朕甚愍之。其令郡國被災甚者。毋出今年田租。◎安帝延光元年。京師及郡國

二十七雨水大風傷人詔曰被淹傷者一切勿收田租

謹案漢帝之蠲免田租奚啻數千萬此但畧舉一二以見大綱凡在後之撫綏兆民者要當彷彿前人加意百姓蠲免徵收裕其衣食不待有司之報先事豫圖一聞奏請之章準給恐後庶幾天災不害而民有保聚之樂矣

唐憲宗元和四年三月上以久旱欲降德音翰林學士李絳與白居易上言以爲欲令實惠及人無如減其租稅又言宮人驅使之餘其數猶廣事宜省費物貴徇情又請禁

諸道橫斂。以充進奉。又言嶺南黔中福建風俗。多掠良人賣爲奴婢。乞嚴禁止。閏月己酉降制。釋天下繫囚。蠲租稅。出宮人。絕進奉。禁掠賣。皆如二人之請。己未雨。絳表賀曰。乃知憂先於事。故能無憂。事至而憂。無救於事。

謹案二公以婉言諫君。蠲租之外。復請多端。悉皆聽從。當斯時也。愁苦之氣。變而爲和暢之風。此時雨之所以立沛也。

元和七年。上謂宰相曰。卿輩屢言淮浙去歲水旱。近有御史自彼還。言不至爲災。事竟何如。李絳對曰。臣按淮南浙

東浙西奏狀。皆云水旱。人多流亡。求設法招撫。其意似恐朝廷罪之者。豈有無災。而妄言有災耶。此蓋御史欲爲姦諛。以悅上意耳。願得其主名。按寘之法。上曰。卿言是也。國以人爲本。聞有災。當急救之。豈可復疑之耶。朕昔不思。失言耳。命速蠲其租稅。

謹案憲宗之蠲租也。不但命蠲。而且命速蠲。可見人主愛民之心頗切。特患無以告之耳。使非李絳力言。幾爲御史所誤。小人之不可令其近君也若此。

元和十年三月。京兆府奏。恩勑蠲放百姓兩稅及諸色逋

懸等伏以聖慈憂軫瘝瘝屢蠲逋賦將行久遠實在均平。有依倚權豪因循觀望忽逢恩貸全免徵繇至於孤弱貧人里胥敦廹及其輸納不敢稽遲曠蕩之恩翻不沾及亦有奸猾之輩僥倖爲心時雨稍愆已生覬望競相誘扇因至逋懸若無綱條實恐滋弊自今後忽逢不稔或有恩蕩伏請每貫每石內分數放免輸納已畢者准數折免來年租稅則恩澤所加强弱普及人知分限自絕奸欺從之諸州府亦准此處分。

〔謹案〕欲厚斯民燭奸爲最否則孤弱受其追呼豪强享

其德澤完納者全無實惠拖欠者反得沾恩無以懲其既往何以勸其將來京兆之奏天子之從兩得之矣

【宋】太祖建隆元年戸部郎中沈倫使吳越歸奏揚泗饑民多死郡中軍儲尚百萬餘斛可貸於民至秋復收新粟有司沮倫曰今以軍儲賑饑民歲若薦饑無所收取孰任其咎上以難倫倫曰國家以廩粟濟民自當召和氣而致豐稔豈復水旱耶帝命貸之

【謹案】帝王雖肯愛民亦貴賢臣有以啟之宋太祖之貸軍糧若非沈倫之鼓舞焉能得貸和氣致祥實與洪範

相符。仁人之論。非淺見者所能及也。故數語而人傳千載。

程顥知扶溝。水災民饑。請發粟貸之。鄰邑亦請。司農怒。遣使閱實。使至鄰邑。而令遽自陳穀且登。無貸可也。使至。謂顥盍亦自陳。顥不肯。使者遂言不當貸。顥則請貸不已。乃言民饑。遂得穀六千石。饑者獲濟。而司農益怒。視貸籍。戶同等。而所貸不等。檄縣杖主吏。顥言濟饑。當以口之衆寡。不當以戶之高下。且令實爲之。非吏罪。乃得已。

謹案。心存濟世。豈論位之尊卑。若程夫子之抗司農。可

言其位之尊耶。食君之祿者。必當忠君之事。畧不以黜陟介其懷。故民得濟。而吏得免責也。君子之處事。豈庸衆之所能測哉。

寧宗嘉泰四年。前知常州趙善防。言貧民下戶。每歲二稅。但有重納。未嘗拖欠。朝廷蠲放。利歸攬戶鄉胥。而小民未嘗沾恩。乞明詔。自今郊霈。與減放次年。某料官物。或全料。或一半。其日前殘零。並要依數納足。則貧民實被寬恩。官賦亦易催理。從之。

〔謹案〕饑饉不蠲。民安得活。但蠲而不得其當。徒歸攬戶。

良善無恩。惟有停徵本年。舒萬姓剜肉之苦。免其來年。全四境易納之人。頑戶拖欠。空延日月。良民肯納。來歲無徵。此外別無善法。趙公所奏。可爲萬世不易之良規。

元

成宗大德六年。御史臺言自大德元年以來。數有星變。及風水之災。民間乏食。陛下敬天愛民之心。無所不至。理宜轉災而福。今春霜殺麥。秋雨傷稼。五月太廟災。尤古今重事。臣等恐之。得非荷陛下重任者。不能奉行聖意。以至如此。若不更新。後難爲力。乞令中書。與老成識達治體者。共圖之。復請禁諸路釀酒。減免差稅。賑濟饑民。帝皆嘉納。

命中書即議行之。

謹案以災傷而令老成圖治。復請禁釀酒免差稅。廣賑濟。皆饑年之要務。而天子從之。有不轉災而爲福者哉。昔人云。儒者之言。可寶萬世。若此數語能發天地之陽和。闡乾坤之生意。非萬世之寶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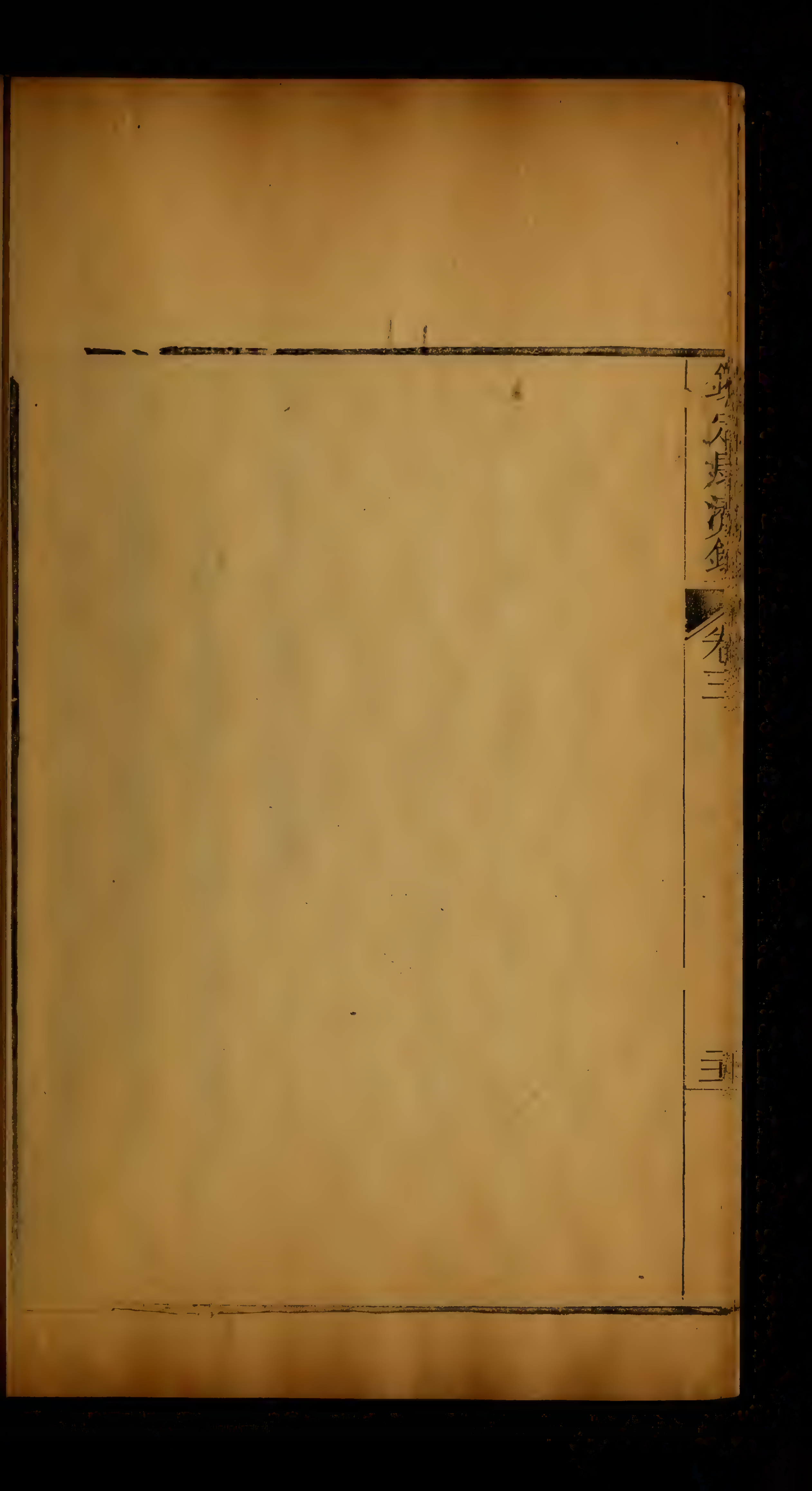
明神宗萬曆九年。給事中吳之鵬疏內有云。至若江南。天下財賦半給於斯。霪雨不絕。田壚盡沒。禾苗淹爛。廬舍漂流。若不大施蠲免。不可。然臣之所謂蠲者。不在積逋而在新逋。不在存留而在起運。何也。蓋積逋之蠲。奸頑侵欠者

獲厚惠。而善良供賦者不沾恩。則何以勸。且以凶歲議蠲。而乃免樂歲逋欠之虛數。民危在眉睫。而乃議往年可緩之徵輸。則何以周急。乃若存留。不過國課十分之一二耳。官俸軍儲之類。詎可一日無哉。故非蠲運濟民。未有能獲甦者也。

謹案 凶年之苦。拆屋伐桑。難存皮骨。賣妻鬻子。不足充饑。故雖任爾千般鍜鍊。總難上納分釐。是不蠲亦蠲矣。何若蠲之。而民心猶在也。然蠲而不得其法。等於不蠲耳。給事之疏。摉剔利弊。一目瞭然。奏蠲者所當急效也。

乞蠲賑總論曰。歲當饑饉。小民顛沛流離。非急下蠲租之詔。頻頒濟困之恩。庶民何由而康濟乎。此漢唐以下之賢主。知之深而謀之最急者也。第聖天子深居九重。全恃親民有司。目擊民艱者。速爲開報。鎮撫大員。旬宣德意者。急爲具題。或請蠲。或請賑。或請貸。時勢不同。處置各異。是故損上益下之權。總在轉移者之審別其要。剔除冒濫之法。總在推行者之竭盡其心。倘或民遇饑荒。郡縣抑使不報。報亦覆驗遲行。甚至災荒分數。寧刻毋浮。賑濟貧窮。寧嚴毋濫。此豈聖主惠愛斯民之本意。凡厥有司。可勿爲之仰

承恩旨。以子惠元元乎。要之安民不當惜費。撫衆貴乎實心。故爲臣者。不可不以奏請爲急。爲上者。自必當以聽納爲先。乞天恩而生饑餒。洞達國體者。必不以爲損朝廷之儲蓄。而以爲培國本之良圖矣。



十四興工作以食餓夫

齊晏子　　宋趙抃
范仲淹　　歐陽修
熙寧詔　　張守約
汪綱　　邵靈甫
明張純李昣　　張敷華
林希元　　鍾化民

【齊】景公之時饑。晏子請為民發粟。公不許。當為路寢之臺。晏子令吏重其賃。遠其兆。徐其日而不趨。三年臺成而民振。故上悅乎游。民足乎食。君子曰。政則晏子欲發粟與民而已。若使不可得則依物而偶於政。

【謹案】晏子之濟饑。上無逆鱗之恐。下有拯溺之恩。以智

行仁。即工寓賑。上下壁其仁術而不知。此君子所以美之也。

宋 趙抃知越州。歲大饑。公多方賑救之外。又僱小民修城。四千一百人爲工共三萬八千。乃計其工而厚給之。民賴以濟。

謹案 公之賑救多端。念此壯夫一種非與工。不足以聚多人。故城事一舉而四境歸工。貧苦之家賴之得生。富貴之室藉此免禍。不然。强而有力者。當此饑寒逼迫不知做出多少不可知之事矣。

范公仲淹知杭州。吳中大饑。吳民素喜競渡。好佛事。乃縱民競渡。召諸寺主。諭以饑歲工賤。令其大興土木。又新倉廒吏舍。工技服力。日數萬人。是歲兩浙惟杭晏然。民不流徙。

謹案令人廣修寺院。更美於官府興工。其價稍增故耳。至於嬉遊者。必其力之可費而後費之。借此以濟窮民。格外之仁。智寓於權也。

歐陽修知潁州。歲大饑。公奏免黃河夫役。得全者萬餘家。此即周禮所謂弛力也。又給民工食。大修諸陂。以溉民田。盡賴其利。

此即以工役而寓賑濟之意也。

謹案　歐陽修不但文章名世愛民之政至今膾炙人口。此其所以稱全人也。

神宗熙寧七年正月。河陽災傷。開常平倉賑濟。斛斗不足。乞兼發省倉。詔賜常平穀萬石。興修水利。以賑濟饑民

謹案　此詔愛民深矣。一舉而數善備焉。興修水利。令民口有食而家有糧。非目前之善策乎。興修之後。堤塘堅固。溝洫分明。田事賴以不損。非永遠之善策乎。賑濟之外。果能府府皆然。何患大有之難登。

張守約知涇州。涇水善暴城。每歲增治堤堰。費不貲。適年饑。罷其役。或曰。如水害何。守約曰。荒歲勞民。甚於河患。禱之河神。一夕雷雨。河徙而南。城不爲患。

謹案昔潮州有鱷魚。韓文公投之以文。則徙而去之。人以爲奇。今涇水暴城。張公禱之於神。一夕而徙。不更異乎。總之爲萬民起見。天地鬼神。自能鑒原。所以無靈不格耳。人可不以萬民爲念哉。

汪綱字仲舉。知蘭谿。歲苦旱。勸富民濬治塘堰。大興水利。饑者得食其力。民賴以蘇。

謹案窮民無事衣食弗得法網在所不計矣故盜賊蜂起富室先遭塗毒而餓莩亦喪殘生為害可勝言哉今勸富民治塘修堰饑者得食富室無虞保富安貧之道莫過於此

邵靈甫宜興人儲穀數千斛歲大饑或請乘時糶之曰是急利也或請損值糶之曰此近名也或曰將自豐乎曰有成畫矣乃盡發所儲僱傭除道自縣至湖鎮四十里浚蠡湖橫塘等水道八十餘里通罨畫溪入震澤邑人爭受役皆賴全活水陸又俱得利子梁登第孫綱冠於南省咸謂

積善之報。

謹案耿壽昌奏立常平。而封侯食報。宋子貞廣濟饑人。而官至平章。救人之功。上干天聽。靈甫子孫連登高第。於理何疑。

明英宗正統五年二月。以畿内災民食不贍。勅張純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李畛大理寺右少卿。區畫賑濟。給京城饑民飯三月。造奉天華蓋謹身三殿乾清坤寧二宮以畿内饑復民二年。家有父母者。人賜二石米。

謹案昔周孔教云官府賑給。安能飽其一家。故凡城之

當修池之當鑿水利之當興者召民為之日授其直是於興役之中寓賑民之惠也今張李二公查有父母之家又各賜米二石孝養教民又得之於興工之內矣非善政歟

孝宗弘治元年張敷華為湖廣布政使歲饑給粟散粥藥病掩胔高值來商卑詞告糴出官錢修學宮徧役軍民籍為甲伍使貧傭值以業餓者

〔謹案〕一命之榮尚能起死況方面乎觀張公之所為身受其惠者固感激終身即見諸史者亦永懷不已噫可

治至今。布政多矣惟張公膽多人口者惠政及民故也
嘉靖時僉事林希元疏內有云凶年饑歲人民缺食而城池水利之當修在在有之窮餓垂死之人固難責以力役之事次貧稍貧人戶力能興作者雖官府量品賑貸安能滿其仰事俯育之需故凡圮壞之當修淤塞之當濬者召民爲之日受其直則民出力以趨事而因可以賑饑官出財以興事而因可以賑民是謂一舉而兩得也

謹案僉事公云在在有城池水利之當修此一句不知提醒多少夢中人蓋他事開銷不無難易若地方急務

豈亦躊躇誠一舉而兩得之事也。救民者何事因循。不爲上少紓恤民之憂乎。

萬曆間。御史鍾化民救荒。令各府州縣查勘該動工役。如修學。修城濬河。築堤之類。計工招募以興工作。每人日給米三升。借急需之工。養枵腹之衆。公私兩利。

〔謹案〕化民之救荒日馳數百里。巡察各縣粥廠隨從無幾。所到食粥以故吏民畏服敬若神人如修學築堤等類。悉令開工每人日給米三升。不許畧加糲穀。又諭州縣有領工價而或稍怠其役者。鞭撻嚴行停止。恐一人

卧痛闇室餓亡故耳誠不世出之仁人也。

興工作總論曰。失業之人。不知所往。加以饑寒逼廹。不就死於溝壑。必創亂於山林。勢所必至。何也。豐年尚有逋那之處。歎歲歉無告貸之門。晏子知之。範君民於仁術。立法千古。宋之諸君子法之。饑民得濟。惠愛何深。若張守約之禱河神。一夕而徙。鍾化民之戒鞭撻。百世御恩。不又可為後世之則歟。賜穀萬石而興修水利者。神宗一人也。給工食而寓孝道者。張李二公也。靈甫解囊於鄉里。又奚愧焉。其他愛民之人。未有不急急於此者。惟宋與明為獨甚。令

彼窮人不暇於爲非全家賴之而得食恩施萬姓名著千秋有爲者亦若是我獨不能歟昔宋時莆陽一寺有建大塔者工費鉅萬或告侍郎陳正仲曰當此荒歲寺僧剝斂民財以作無益之舉盍白郡公禁止之正仲笑曰子過矣建塔之役寺僧能自爲之乎莫非傭此邦之人而爲之也斂之於富饒之家散之於貧窶之輩小民藉之得食當此凶歲惟恐僧之不爲塔也子乃欲禁之乎乃知仁者之言明白顯易可醒愚蒙而爲後世法者此種是也牧民者可不知興工寓賑之道哉

十五育嬰兒以慈孤幼

越勾踐　漢高祖光武章帝
賈彪　鄭產
晉王濬　南北朝任昉
唐文宗詔　宋葉夢得
劉彝　虞允文
俞仲寬　明林希元

越王勾踐。令國中將免者以告。免即分娩也。公令醫守之。生丈夫。二壺酒一犬。生女子。二壺酒一豚。生三人。公與之母。生二人。公與之餼。

謹案戶口不繁。疆埸誰拓。況遭顛沛。尤貴人扶。故越王命醫給賞。與母與餼。惓惓焉惟恐稍有不及而損之也。

此其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後，吳其爲沼也。嬰兒其可勿恤乎。

[漢]高祖七年，民產子，復勿事二歲。復，免也。勿事，不役使也。◎光武帝建武中，產子者，復以三年之算。每人歲賦錢一百二十，爲一算。◎章帝二年，春正月詔曰：人有產子者，復勿算三歲。令諸懷妊者，賜胎穀，人三斛，復其夫勿算一歲，著以爲令。

[謹案]漢家之恤丁口也若是，故版籍繁而幅員廣。兩漢世數，約有四百餘年，異代豈無愛民之君，能以嬰兒爲重者，則未有若漢家之惠養殷殷者矣。

賈彪爲新息長。小民困貧。多不養子。彪嚴爲其制。與殺人同罪。城南有盜刼害人者。北有婦人殺子者。彪出案發。而掾吏欲引南。彪怒曰。賊寇殺人。此則常理。母子相殘。逆天違道。遂驅車北行。案驗其罪。城南賊聞之。亦面縛自首。數年間。人養子者千數。僉曰賈父所長。生男名賈子。生女名賈女。

謹案人見殺一無辜者。必怒罵曰。如此没天理。若嬰兒初出母胎。何罪而卽遭慘殺。況殺之者又其父母。非滅天倫之輩乎。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回車案問。重於大

盜明決之論也。

鄭產泉陵人爲白土鄉嗇夫時民家產子一歲輒出口錢鮮有舉子者產勸百姓勿殺子口錢皆爲代出郡縣具以聞上錢因得免改白土曰更生鄉。

謹案 民之艱於費也骨肉在所不顧故以口錢而殺子者衆今鄭君悉爲代出因而上聞有感得免鄉亦改爲更生爲人上者可不深念民艱凡可以蘇民困者悉更有以生之哉。

晉 王濬爲巴蜀太守邑人生子皆不舉濬嚴其科條寬其

徭役所活數千人及後伐吳所活者皆堪爲兵其父母戒之曰王府君生汝汝必死之用是破吳而建大功

謹案以太守而活嬰兒如拾芥之易去其致死之由開其得生之路其誰敢異何以今不多見也王公因好生而全人骨肉後因骨肉之言而建大功食報之速不捷於影響歟

南北朝任昉爲義興守歲饑以月俸治粥廣活饑民禁民產子不舉有孕者輒助其資釜全活數千餘家

謹案平時尚有斃嬰之尸荒年豈無殺子之人任公不

但禁民之不舉。有孕即爲之輸金。衣食無措之人。藉此而併生其夫婦。民惟恐孕之不有矣。尚有殺子之人哉。

唐文宗太和六年五月。詔內云。天下有家長大者。皆死。所餘孩稚十二至襁褓者。不能自活。必至夭傷。長吏勒其近親收養。仍官中給兩月糧。亦具都數聞奏。

謹案既恤孤於幼小。必當月給其口糧。奈何以勒令爲功。糧止兩月。數月之後。能保其無恙乎。嗚呼。天子尚恤其錙銖。小民豈能常慷慨。是唐之慈幼。不及漢之懷保矣。

〔宋〕葉夢得守許昌值大水流殍滿道公盡發常平倉所儲者賑之全活者數萬人獨有遺棄小兒無由得救公詢之左右曰無子者何不收養曰人固所願但患歲豐年長即來認去耳公即立法凡災傷棄兒父母不得復認遂作空券印給發於里社凡得兒者明書於券以付之計救小兒共三千八百餘人後官至尚書左丞封侯子皆登第

〔謹案〕凡欲救人不立一善法則人必不為我救如葉公之救三千餘人假使不立印券勿令父母不許復認救之焉能如此之衆故宋時有慈幼局近世有育嬰堂不

可不盡法之以廣吾仁愛也

劉彝所至多善政其知虔州也會江西饑歉民多棄子於道上彝揭榜通衢召人收養日給廣惠倉米二升每月一次抱至官中看視又推行於縣鎮細民利二升之給皆爲字養故一境生子無夭閼者

〔謹案〕給之厚生之衆必然之理劉公操此立論故無不救之嬰蘇東坡云聞鄂人有秦光亨者今已及第爲安州司法方其在母也其舅陳遵夢一小兒挽衣求救其急因念其姊有娠將產而意不樂多子豈應是乎馳往

省之則嬰兒已在水盆中矣救之得免以是觀之救之非救一嬰兒是救一安州司法矣廣而推之功可勝言哉

虞允文聞浙人歲有丁錢絹故細民生子即棄之稍長即殺之每爲之惻然訪知江渚有荻場利甚溥而爲世家及浮屠所私虞令有司籍其數以聞請以代輸民之身丁錢符下日民歡呼鼓舞始知有父子生聚之樂有云虞公知太平州所行者

謹案救人於一時不若救人於永遠救人於猶豫難必

之間不若救人以的確不易之舉嚴其禁賑其米但救於一時而未必永遠丁錢絹朝廷之舊額遽爾請蠲恐多未確今虞公訪荻塲而代之賦既不缺且可永遠所失者皆私竊皇家之地利所全者實民間父子之至情今生齒浩繁皆謂之虞子也可

四明俞仲寬宰剡之順昌作戒殺之文召諸鄉父老爲人所信服者列坐廡下以奉置醪醴親酌而侑之出其文使歸勸其鄉人無得殺子歲月間活者以千計故生子多以俞爲小字轉運判官曹輔上其事朝廷嘉之就攺仲寬一

官。仍令在任。復爲立法。推行一郡。後仲寛因被差他郡還邑。每有小兒數百迎於郊。

謹案 竹馬之迎。不可與漢之郭汲比美先後哉。要非座列廡中。親行酌勸者不能也。故有活嬰兒之心。平時宜以仲寛爲法。若逢饑歲則非月給不生。又當效王致遠之開慈幼局也。

明 嘉靖時。林希元疏内有云。大饑之年。民父子不相保。往往棄子而不顧。臣昔在泗州。見民有投子於淮河者。有棄子於道路者。爲之惻然。因效劉彞之法。凡收養遺棄小兒

者。日給米一升。一支五日。每月抱赴局官看視饑民支米之外。又得小兒一口之糧。遠近聞風。爭趨收養。甚至親生之子。亦詐稱收抱。以希米食。旬月之間。無復有棄子於河於道者矣。今各處災傷去處。若有遺棄小兒。如臣之法。似可行也。

謹案僉事公遇一事。必盡一事之美。即如救嬰兒。倣古人之法。給一口之糧。不但行之於一身。兼欲廣之於天下。尤有不可及處。所題疏稿。出筆醒豁。不尚辭華。大有洞開重門之意。非寔心處事之君子乎。

育嬰兒總論曰。戶口之繁。朝廷之瑞。嬰兒夭折。元氣虧傷。臨民者。救之育之。曷可緩也。況天地之大德曰生。其所最愛者曰人。可令其無端受戮。雛雞小犬之不若哉。故越王撫之而昌。大其國。漢室重之而世數綿長。賈彪回車案問。名垂不朽。王濬嚴列科條。功著平吳。劉彝之揭榜通衢。夢得之預爲坌務。惠在一時。法垂萬世。仁何溥也。繼此惟俞仲寬之酌酒勸人。庶幾可匹。林希元疏內有云。饑民支米之外。又利一口之糧。爭趨收養。可見法之嚴。不若惠之厚也。古云。拯諸溝壑。而置之襁褓。惟在臨民者之一舉意耳。

烏得以錙銖是惜而不以好生爲懷哉。周禮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慈幼居其首則不可不急爲之撫育也明矣。

識認嬰兒法 ◎ 須記其頭目疤癧及手指旋紋幾箕幾羅始無差錯。足指悉驗而記之方得其徵。衣褓是何顏色布帛單綿。此次辨也。

一曰凶年之所棄父母性命尚在不保安顧嬰兒。或有人通知。或有人抱來。急宜收養問其來歷。便其長大知父母之姓名也

十六視存亡以惠急需

漢鍾離意　周暢
南北朝宋文帝　後周賀蘭祥
隋辛公義　唐太宗詔
宋仁宗諭　趙抃
呂公著　元仁宗
明太祖　林希元

【漢】鍾離意會稽山陰人。少為郡督郵。太守賢之。任以縣事。建武十四年。會稽大疫死者萬數。意獨身自隱親。經給醫藥。隱親。謂親自隱恤之。經給謂經營濟給之。所部多蒙全濟。

【謹案】大疫之時不難於給藥而難於親為調治。身且不恤藥豈吝施病者藉之而得生。非周禮司救之道歟。

周暢爲河南尹。安帝永初二年。夏旱。久禱無雨。暢因收葬雒城傍客死骸凡萬餘。應時雨。歲乃稔。

謹案　君子之處事。求其無歉於心而已。尸骸零落。暴露風霜。於心安乎。河南尹特爲收葬。雖不能必其有雨。然而天道昭昭。毫釐不爽。爾既恩施於枯骨。天豈不恤於生人。此雨之所以立降也。

南北朝　宋文帝元嘉四年五月。京師疾疫。遣使存問。給醫藥。死者若無家屬。賜以棺器。◎二十四年六月。京邑疫癘。使郡縣及營署部司。普加履行。給以醫藥。

謹案凡帝王遇病者。當法神農之心。而救之生。見死者宜效文王之道。而使之掩。文帝此舉。兩得之矣。否則病者咨嗟。死者暴露。何以見仁風之廣被。

後周賀蘭祥爲荆州刺史。時盛夏亢陽。祥親巡境內。觀政得失。見有發掘古塚暴露骸骨者。謂守令曰。此豈仁者之爲政耶。命所在收葬之。卽日雨。是年大有。州境先多古墓。俗好發掘。至是遂息。

謹案發掘古塚。骸骨拋殘。不特大傷天理。亦且澆薄成風。此際之縣家。所爲者何政。聽其兇暴而不加禁止。苟

非刺史之深仁曷能致時雨之大降甚矣巡行之不可少也。

【隋】辛公義爲岷州刺史岷俗一人病疫闔戶避之病者多死公義欲變其俗命凡有疾者悉輿至廳中親身爲之拊摩病者愈召其家論之曰設若相染吾殆矣諸病者子孫皆感泣而去敝風遂革合境呼爲慈母。

【謹案】死生命耳故有病疫而死者有不死者必非一病而盡死也但無藥食調理此必死之道辛公知之力挽頹風親自拊摩見病之不能染也岷俗感之而化慈母

之稱至今猶在惠愛何深也

【唐】太宗貞觀十年關內河東疾疫遣醫賫藥療之◎十六年夏穀涇徐虢戴五州疾疫遣賜醫藥◎十八年自春及夏盧濠巴普郴疾疫遣醫往療

【謹案】賢君愛民不使一民失所肯令疾疫爲之徧染耶太宗命醫賫藥而往亹亹不倦民命自重不特無忝於神農之味藥且沛陶唐仁壽之遺風矣

【宋】仁宗至和元年正月壬申京師疫內出犀角二令太醫和藥以療民疾其一通天犀也左右請留供服御帝曰吾

豈貴異物而賤百姓哉。立命碎之。

【謹案】君之民散於國。君之寶藏於庫。無寶不失其爲令主。愛民則世稱爲聖君。仁宗深恤抱疾之衆。不寶通天之犀。其識鑒豈不可與抵璧投珠之聖主。共垂萬世哉。

神宗熙寧八年。吳越大飢。趙抃知越州。多方救濟。及春人多病疫。乃作坊以處疾病之人。募誠實僧人。分散各坊。早晚視其醫藥飲食。無令失時。以故人多得活。凡死者又給工銀。使在處收埋。不得暴露。

【謹案】人病矣。飲食湯藥。一無所有。雖輕病尚不能生。况

饑餓之軀乎趙公用及僧人使視湯藥眞妙想天開僧以慈悲爲心者固勇往而直前即無此心亦不得不以活人自命也雖然究須誠實者方佳而賞勞亦不可少

哲宗元祐三年冬頻雪凍死者無算呂公著爲相日與同列議所以救禦之術乃發官米官炭遣官分場賤賣以惠貧民疾病之人日給醫藥饘粥又不時委官看問以故得多全活

謹案米炭則分場而賤賣藥食則日給而救援且又不時委官分看非賢相而能之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

者矣其時體相君之心而活民者要亦不少真不減虞夏黃農之世矣

元仁宗皇慶二年十一月京師大旱疫帝問弭災之道翰林學士程鉅夫舉湯禱桑林事以對帝歎曰此實朕之責也赤子何罪明日大雪

謹案帝王之心常與天地相通者也上不愛民則疾疫頻傳元元是恤大雪降於次日則高遠而不能力求者天也呼吸而可以相通者亦天也君天下者可勿以小民之疾苦為念哉

明太祖洪武三年。命天下府州縣。開設惠民藥局。拯療貧病。軍民疾患。每局選設官醫提領。於醫家選取內外科各一員。令府醫學授正科一員掌之。縣醫學授副訓科。製藥惠濟。其藥於各處出產。并稅課抽分藥材給與。不足。則官爲買之。

謹案。夫有爲之君。未有不以民命爲重者。此惠民藥局所由建也。妙在即以稅課抽分之藥材而給之。不足。又買之。後世果能守而不廢歟。太平日久。貴者愈貴。賤者益賤。上下不相關。死生不相恤。始有不可知之事矣。

嘉靖時僉事林希元疏內有云時際凶荒民多疫癘極貧之民一食尚艱求醫問藥於何取給往時江北賑濟亦發銀買藥以濟貧民然督察無方徒資胥破臣愚欲令郡縣博選名醫多領藥物隨鄉開局臨症裁方多出榜文播告遠近但有饑民疾病並聽就廠領票赴局支藥遇死者給銀四分令人埋葬生死沾恩矣

謹案林公說一食尚艱何從得藥真切中病根之語此醫藥之所以不可不並設也然不隨鄉立局處處有醫病者焉能匍匐就醫得藥而生至死者給銀收葬不至

暴露。尤見深仁。急宜法也。

視存亡總論曰。民之大事。生死而已。生惟疾病可憂。死則暴露爲慘。二者不知所恵。而謂民之愛戴猶溺者。恐未之確也。周靜軒有云。天之立君。以爲民也。君之立國以行保民之政也。故炎帝察寒、溫平熱之性。以療人疾。後之爲君者。可勿體此意以救民哉。藥局之開。命醫之舉。宜急行焉。生之於床蓐。活之於垂亡。雖乏之神犀。賴茲慈母。庶無忝耳。設不幸枵腹而死矣。苟不助銀。令人速掩。血淚染尸。獸餐初斃。青燐夜泣。白骨飄零。生不能充腸而足食。死復暴露

於荒郊。煢煢赤子。遭此慘傷。可云澤潤蒼生。保民之政。一無歉歟。今則並舉而列之於右。則君臣各有所法。不至有愧於前人。豈尚貽譏於後世。周禮云。司救者有人。以治民病也。掌除骴者有人。以掩骼埋胔也。皆大典也。每歲宜然。況饑年乎。

十七弭盜賊以息姦宄

魯孔子　漢光武
譚　顯　唐太宗
權德輿　宋司馬光
蘇　軾　謝　諤
董　煟　金牛德昌
明戚化諭　邱　濬

魯孔子曰。民之所以生者衣食也。上不教民。民匱其生。飢寒切于身而不爲非者寡矣。故古之于盜惡之而不殺也。今不先其教而一殺之。是以罰行而善不及。刑張而罪不省。夫赤子知慕其父母。由審故也。況爲政與其賢者。而廢其不賢以化民乎。知審此二者。則上盜息。

【謹案】聖人之意重教而不重殺故曰古之于盜惡之而不殺況當飢饉之時命在須臾之際其爲盜也意在盜其生耳苟與豐歲之爲盜者而同其罪必欲置之死可云審得其當哉要知殺固不可縱亦非宜聖人加一惡字弭盜者能體此意亦無愧于讀書之人矣

【漢】光武帝建武十六年郡國羣盜並起郡縣追討到則解散去復屯結冬十月遣使者下郡國聽羣盜自相糾擿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於是更相追捕賊並解散徙其魁帥于他郡賦田受廩使安生業自是牛馬放牧不收邑門

不閉。（古者給人以食。取諸倉廩。故稱廩給廩食也。）

【謹案】以兵治盜。盜匿則不知。以盜治盜。盜散仍可捕。生五人而殺一人。爲盜者。人人自危。所以並相解散也。從其魁帥。不殺可知。邑門不閉。良心盡現。要非賦田受廩使其有生業之可安者不能也。

譚顯爲豫州刺史。時天下飢饉。競爲盜賊。州界收捕萬餘人。顯愍其困窮。自陷刑辟。輒擅赦之。因自劾奏。有詔勿理。

【謹案】仁哉刺史譚公也。萬人之命。懸于一人之手。與其殺之以彰王法。無寧生之而令自新。況人至衆。豈無株

連宛抑之累哉。譚公赦之而自劾。天子不問。一團生意。充塞寰區。吾知亂者定而飢者食。何也。世間之理。感召者多。當此之時。騰歡遐邇。豈無瑞麥佳禾之應哉。

【唐】太宗時。上與羣臣論止盜。或請重法以禁之。上曰。朕當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爲盜。安用重法耶。自是數年之後。海內昇平。路不拾遺。外戶不閉。商旅野宿焉。

【謹案】治水而不窮其源。理人而不得其本。皮毛之用。何濟于事。然則太宗之輕徭薄賦。裕其衣食之本源。是以

德化民。不以盜視民。較于用重法而殺人者。不有天壤之隔耶。後果四海昇平。匪人改過。故貞觀之治。可爲萬世法。

憲宗問宰相。爲政之道。寛猛何先。權德輿對曰。秦以慘刻而亡。漢以寛大而興。太宗觀明堂圖。禁杖人背。是故安史以來。屢有壞法之臣。皆旋踵而亡。由祖宗仁政結于人心。人不能忘故也。然則寛猛之先後可見。上善其言。

謹案德輿之對憲宗。大得爲政之體。天理人情之至也。以秦漢而觀興亡瞭然。慘刻何爲。唐之太宗恩浹人心。

是以危而復安亂而復治德輿所對悉得其要天子安得不善其言由此觀之刑清政簡俗厚風淳皆君上敦崇寬大之一念所由成耳臨民者可勿鑒諸

宋司馬光知諫院時言臣聞敕下京東西灾傷州軍如貧戶以飢偷盜斛斗因而盜財者與減等斷放臣竊以爲未便若朝廷明降敕文預言與減等斷放是勸民爲盜也百姓之食當輕徭薄賦開倉賑貸以救其死不當使之自相刼奪況降勅而勸之臣恐國家始于寬仁而終于酷虐意在活人而殺人更多也

〔謹案〕温公豈不知活人爲美政哉但盜刼斛斗而預言減等。朝廷之德意雖深。小人之盜心益熾。是欲活人而反開殺機矣。温公之奏何等深切明白。蓋君子之言有當先期而告諭者。有宜存心而未發者。時中爲妙。况天子之詔乎。

神宗熙寧七年。蘇軾知密州軍。論河北京東盜賊奏曰。臣伏見河北京東比年以來。旱蝗相仍。盜賊漸多。今又不雨。麥不入土。竊料明年春夏之際。盜必甚于今日。謹按山東自上世以來。爲腹心根本之地。其與中原離合。常係社稷

安危近年公私匱乏民不堪命冒法而爲盗則死畏法而不盗則飢飢寒之與棄市均是死亡而賒死之與忍飢禍有遲速相牽爲盗亦理之常雖日殺百人勢必不止苟非陛下較得喪之孰多權禍福之孰重特于財利少有所捐衣食之門一開骨髓之恩皆遍人心不革盗賊不衰者未之有也

謹案荒歉之年東坡以人之棄市而死者遲凍餒而亡者速因爲盗者多殊不知不止此也彼以爲作盗而戮者止其一身受餓而亡者必死其闔户此急賑之猶恐

其爲盜。况于不賑乎。且山東係中原要地。社稷之存亡係焉。可勿令其𣊿骨髓之恩哉。要非開衣食之門者。不能也。前賢論之旣當。後人玩之當行。否則何貴乎有書。積案盈箱之亂人耳目也。

孝宗淳熙中。廬陵艱食。饑民萬餘守譙門。錄事叅軍謝諤亟命植五色旗分部。給窮民。頃刻而定。

謹案經濟之學不講。倉卒之變難支。饑民萬餘守譙門而不散。使無仁術慰羣黎。雖無作亂之心。難免刼掠之舉。何以結局。叅軍急命樹旗。別其五色。分部賑之旣分

其黨不得相顧遍惠其民。各自爲心。頃刻而定。若此之事。設遇飢年。可不熟之于衷乎。

董熠曰。荒政除盜。亦當原情。頃有京尹者。以死囚代爲盜者。沉之于江。此最爲得法。蓋凶荒之年。强有力者好倡亂。須當有以警惕之。使遠邇自肅之爲上。不然。則羣聚而起。殺傷多矣。

謹案　智哉京尹之以死囚而代飢民。仁哉董熠之援引以詔後世。縱之恐諸人之効尤。殺之在情理有可恕。以此而警惕窮民。非飢年禁盜之妙法耶。

金 牛德昌爲萬泉令。屬蒲陜洊飢。羣盜充斥。城門晝閉。德昌到官。卽日開城門。縱百姓出入。榜曰。民苦飢寒。剽掠鄉聚。以偷旦夕之命。甚可憐也。能自新者一不問。賊皆感激解散。縣境以安。

謹案 干戈息盜。不若至誠感人。民因飢饉而爲盜。非擾社稷而興兵。胡爲乎閉其城。而必欲致之死。牛公洞悉其情。使之自新。人孰無良。有不感激而解散者乎。災傷既至。此類恒多。斟酌用之。可稱上智。

明 憲宗成化二十一年正月。巡按山西監察御史周洪。奏

翼城垣曲等縣。飢民嘯聚爲盜。招撫不服。宜發兵捕之。上曰。民迫飢寒。朕甚憫焉。其令鎮守巡撫等官宣布朝廷寬宥之意。明示有司撫御之方。果有執迷不服。然後相機除勦。

謹案 兵者凶器也。不得已而用之。亦必大傷和氣。民當飢歲。衣食全無。御史與其旣亂而請發兵。何不未亂而請先賑。不知罪已。但欲殺人。何以爲御史。仁哉上諭。生意多而殺機少。聖天子之心矣。社稷有不鞏固。而盜賊有不敗亡者哉。

丘濬曰臣願明勅有司遇有水旱災傷勢必至于饑饉必先榜示禁民刼奪諭之不從痛懲首惡以警餘衆決不可行姑息之政此非但救飢荒乃弭禍亂之先務也倘有富民閉糴何以處之曰先諭之以惠鄰次開之以積善許其隨時取直禁人侵其所有民之無力者官與之劵許其取息待熟之後官爲追償苟積粟之家丁口頗衆亦必爲計筭推其贏餘以濟匱乏若彼僅自足亦不可强也凡有所積不肯發者非至豐穰不許出糶彼見得利又恐後時自計有餘亦不得不發矣

【謹案】刦糧之衆固可恨閉糴之民亦可嫌古人以數字而慰萬民曰刦糧者斬閉糴者籍誠荒政之妙策也今邱公欲痛懲首惡以警餘人非善法歟雖然衣食無資恐難終止故勦除不如招撫之美蠲免不及賑濟之佳實惠及民心懷盛德何憂百姓之傾危否則鮮有不爲明主之責罰者慎之慎之

弭盜賊總論曰弭豐年之盜易弭飢歲之盜難何也持法若嚴則失緩刑之意治之稍寬又開刦奪之門嗚呼惟知之真則處之當蓋迫于飢寒而圖苟活者實不等于以刦

掠而爲生涯者也此孔子有曰古之于盗惡之而不殺漢光武徙賊帥于他郡給田受廪使安生業唐太宗之慎選賢良輕徭薄賦裕其衣食明之成化惟以招撫爲心不以勦除是急豈非皆務寛大而不尚慘刻者哉司馬光之不欲豫言減等深于愛民也蘇子瞻之先期請賑明于治道也對譚顯而何慚經濟如參軍存心若京尹非即晝開邑門之意乎邱公以遏刼奪之風者當痛懲首惡以警餘人言簡而理當舍此何求於以知饑年之弭盗外貌不妨示以嚴若柴瑾之封劍命誅楊簡之斷肋示衆得之矣存心

又貴其能恕如龔遂之撫恤亂民王曾之筈釋死犯近之矣易云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然則爲君者固當溥吾仁而永吾位爲臣者可不體天地之心承朝廷之意裕其衣食之源以告無忝于聖人之立說哉。

十八　甘專擅以奮救援

漢　汲黯　　　　韓　韶
晉　陶回　　　　後魏　李元忠
隋　張須陀　　　唐　員半千
宋　范純仁　　　楊　紘
　　程　顥　　　洪　皓
元　張弘範　　　明　王竑

【漢】武帝時河内失火延燒千家上使汲黯往視還報曰家人失火比屋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南貧人傷水旱者萬餘家至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南倉粟以賑貧民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

【宋】董煟曰古者社稷之臣其見識施爲與俗吏固有不

同黯時爲謁者而能矯制以活生靈今之太守號曰牧民一遇水災牽制顧望不敢專決視黯當內愧矣

韓韶爲嬴長嬴長泰山郡縣令長賊聞其賢相戒不入嬴境餘縣流民萬餘戶入縣界韶開倉賑之主者爭謂不可韶曰長活溝壑之人而以此伏罪含笑入地矣太守素知韶名德竟無所坐韶與同郡荀淑鍾皓陳寔皆嘗爲縣長所至以德政稱時人謂之潁川四長

謹案他縣之民流入我境遽開倉賑救世豈無議殊不知仁人之心見彼流于道路求活無門焉分彼此噫我

能救人。人亦自能諒我。公道在天地間。斷無少滅之理。

[晉]陶回爲吳興太守時。人飢穀貴。三吳尤甚。詔欲聽相糴買以拯一時之急。回上疏曰。當今天下。不普荒儉。惟獨東土穀價偏貴。使相糴買。聲必遠流。北海聞此。將窺疆埸。如臣愚意。不如開倉廩以賑之。乃不待報。輒開倉。及割府郡軍資數萬斛米以救乏絕。由是一境獲全。既而下詔。并勅會稽吳郡。依回賑恤。

[謹案]古云隣之厚。君之薄也。若君之薄。非隣之厚歟。今陶太守。惟恐惡聲遠播。專擅救全。上格賢主。悉倣其法。

識力豈在汲黯之下哉

後魏李元忠爲光州刺史時州境災儉人皆菜色元忠表求賑貸至秋徵收被報聽用萬石元忠以爲萬石給人計一家不過升斗耳徒有虛名不救其弊遂出十五萬石賑之事訖表陳朝廷嘉之

謹案杯水不可救車薪之火古云二千石與國同休戚救民之災苟不力任王仁恭見殺于劉武周郭子和誅王才于榆林衛皆以不賑而起人拂逆之心可小視哉今刺史不事虛名增其賑米不獨救民且可弭盜

隋張須陀爲齊郡丞會興遼東之役百姓散失又屬歲饑穀米踊貴須陀開倉賑給官屬咸曰須待詔勑不可擅與須陀曰今帝在遠遣使往來必淹歲序百姓有倒懸之急如待報至當委溝壑矣吾若以此獲罪死無所恨先開倉而後上狀煬帝不責也

謹案惻隱之心人皆有之不因帝王而異也但爲小人之所蔽擴充者無幾耳郡丞爲國爲民不惜身命開倉賑給雖專擅于下而上不之責後之閉倉不救者抑何護身之策太堅也耶

【唐】員半千爲武陟尉屬頻歲旱飢勸縣令殷子良開倉以賑貧餒子良不從會子良赴州半千便發倉粟以給飢人懷州刺史郭齊宗大驚囚而按之時黃門侍郎薛元超爲河北道存撫使謂齊宗曰公之民不能救之而使惠歸一尉豈不愧也遽令釋之

【謹案】有心救民位不在乎大小如員君職不過一尉耳令不從其請後因令之公出遽發倉而賑之一點救人之念有勃然不可遏者民不賴之以生耶何物太守竊位苟祿而且囚之雖然不有小人難形君子此薛員二

公所以見稱千載也。

宋環慶大饑帥守坐不職罷去。范純仁代之。始至慶州。餓殍載路。官無穀以賑。純仁欲發常平封貯粟麥賑之。州郡官皆不欲。曰常平擅支罪不赦。純仁曰環慶一路生靈付某。豈可坐視其死而不救。衆皆曰須奏請得旨。純仁曰。人七日不食則死。豈能待乎。諸公但勿預。吾獨坐罪可耳。即發粟賑之。一路饑民。悉得全活。

謹案世多不職之吏。人亦知其所以不職之故乎。一懼禍患。二為功名。三貪財貨。人肯置三者于勿問。惟以生

民爲己念。斷無不做一番惠人之事。名垂竹帛者也。如范公曰。吾嘗自坐四字出口。不知壓倒多少無能之輩。

仁宗慶曆七年。江東大饑。運使楊紘發義倉以賑之。吏欲取旨。紘謂吏曰。國家置義倉。本慮凶歲。今須旨而發。人將殍死。上聞而褒之。

謹案　楊公認定義倉爲荒而建。以之救民。何辭以責。卽有不測。一身危而萬姓安。得失已非愚者所及。況事聞於上。不但不罪。而且褒之。遲早之間。所生多矣。智孰及之。

程顥攝上元令盛夏塘堤大決法當聞之府府禀於漕然後計工調役非月餘不能興作顥曰如是苗必槁矣民將何食救民獲罪所不辭也遂發民夫塞之歳則大熟

謹案聖賢出仕之心非致君則澤民豈爲功名豈拘文法塘決而待請雖則允從苗巳槁矣傷稼殺人俗吏之事程夫子而肯爲之哉

秀州錄事洪皓見民田盡爲水没饑民塞路倉庫空虛白郡守以荒政自任悉籍境内之粟留一年食發其餘糶於城之四隅本境民有不能自食者洪亦爲主之凡流民俱

立屋於城之西南兩廢寺男女異處樵汲有職稍有所犯以民饑不可杖逐而去之借用所司發運錢糧不足會浙東運常平米四萬過城下洪遣使鎖津栅語運官截留官吏不肯曰此御筆所起也罪死不赦公曰民仰哺當至麥熟今臘猶未盡中道而止則如不救寧以一身易十萬人之命竟留之未幾廉訪使至驗其立法曰吾行邊軍之法不過如是違制抵罪爲君脫之又請得米二十萬石所活九萬五千餘人後官至端明學士諡文惠

謹案洪公之活民也始則心傷餓殍竭力何辭繼則米

盡官民雖死勿恤。故遣吏鎖柵。強過皇糧。當斯時也。但知有萬民之命。不知有一已之身。認罪活民。究無所罪。後且身膺上爵。子拜相公。誰謂作福而無福報哉。

元武宗至大二年。大名大水。張弘範輒免其租稅。朝廷罪其專擅。弘範進曰。臣以爲朝廷儲小倉。不若儲之大倉。詔勿問。

謹案張君之說。大爲近理。設大倉窮而小倉徙多充實。不特無益。抑且難恃。是故哲后賢臣。諮謀朝夕。惟以民生爲急。恒產是謀。迨乎里多蓋藏。兆姓殷富。然後政教

流行。而風俗淳厚。豈非盛時休美之業歟。

明 景帝景泰二年。都御史王竑巡撫江北。時徐淮連歲饑荒。竑大發官倉賑救。諸倉盡空。獨廣運倉尚有滯積。此備京師之用者也。一中貴。一戶部官主之。竑欲發而主者難之。竑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民窮至此。旦夕爲盜。且上憂朝廷何論備京師。爾不吾從。脫有變。吾先殺爾。治爾召盜罪。然後自請死。竑詞旣戇。主者素憚其威。許之。所存活百五十八萬八十餘人。他境流寓安輯者萬六百餘家。共用米一百六十餘萬石。先是徐淮大饑。帝於樛轎上閱疏。驚

曰。餓死我百姓矣。奈何後得開倉賑濟之奏。又大言曰。好御史。不然。百姓多餓死矣。

謹案史載玆部民有疾者。許其舁輿卽愈。玆每出。百姓則爭舁之。可見有活人之功者。身雖未死。已作神人。昔朱熊所刻救荒補遺內。言韓魏公方歿。有死而復甦者。言公爲閻羅天子矣。卽同事神人。無不欽敬其救荒之功也。其事類此。因記之。

甘專擅總論曰。士君子策名淸時。專爲一身之計乎。萬姓流離將斃。若不奮身以救。何貴乎有此權位也。如以死懼。

古詩云。遍觀四海人。誰爲不死客。然則死忠。死孝。死爲萬民。正死之得其所者矣。又何懼哉。況天之賦性相同。惟帝王更多惻隱。未有不以恤灾捍患之臣。而爲不忠者也。何必盡以珠玉之貴惜其身。而不以愛身之道以愛民。如以位言。員半千不過縣尉。儼然有汲黯之風。洪皓止於錄事力並純仁之輩。曷常以尊卑爲限也。至若邑宰。韓韶之救活流民。人稱四長。程顥之發夫防決。苗長千村。非良牧而何。太守獨無善政歟。陶回之發粟。擅美於晉時。元忠之賑貸。首稱於後魏。皆彰彰青史。可法而可嘉者也。嗚呼。人當

隋代。尚有郡丞張須陁之救援。後世不能概見者何哉。如宋之運使楊紘。明之巡撫王竑。皆拔萃超群。實心盡職。力任開倉。全活萬姓。生爲柱石。沒爲明神。信所宜矣。夫倉之喻。弘範且然。人可弗及歟。乃知有致君澤民之心者。不獨不重視其功名。卽此身亦不甚惜耳。其意若曰。左傳不云乎。苟利社稷。生死以之。吾何爲而不以智仁勇三者自勵也。故其知災傷之。當恤智也。哀矜惻隱仁也。其心專擅勇也。一事舉而震驚千古。寧獨一時哉。

十九撲蝗蝻以保稼穡

漢卓茂　宋均
戴封　魯恭
唐太宗　姚崇
宋太宗　李廸
謝絳　元張寬
明王士廉　朱熊

漢平帝時。卓茂爲密令。天下大蝗。河南二十餘縣。皆被其災。獨不入密縣界。督郵言之。太守不信。自出案行。見乃服焉。

謹案卓公之爲令也。人納其訓。吏懷其惠。教化大行。豈若他人食祿。而無益于國家哉。此蝗蝻之所以不入其

境也可嘆者卓之賢太守未之知也賢愚莫辨黜陟混淆何以爲太守

光武時宋均爲九江太守虎皆渡江而去中元元年山陽楚沛多蝗其飛至九江界者輒東西散去由是名稱遠近

謹案愛民之人即此誠心能格異類故猛虎渡江蝗蝻散去豈因祈禱而然全在平日之清廉惠愛有以格之耳故凡爲太守者欲除蝗蝻于四境之土不若除蝗蝻于一心之中心清而政仁所去者不獨一蝗也

戴封字平仲對策第一擢拜儀郎遷西華令時汝潁有蝗

災。獨不入西華界。督郵行縣。蝗忽大至。督郵其日卽去。蝗亦頓除。一境奇之。

謹案 異哉。督郵權似蝗蝻之主帥也。督郵以剝民肥已爲心。蝗蝻亦以食苗自飽爲事。二而一者也。此蝗蝻所以隨督郵而來去耳。微戴君之廉明。西華之青禾。幾何而不爲蝗蝻之盡食也。故觀蝗蝻之有無。卽知司牧之賢否。可不警哉。

元和間。魯恭爲中牟令。有三異。蝗不入境。化及禽獸。童子有仁心。



謹案蝗之爲災。皆因官之不職。有以致之。故京房易傳云。臣安祿茲謂貪厥災虫易飛。候曰。食祿不益聖化。天視以虫。虫無益于人。而食萬物者也。今魯君之化。及于禽獸。童子有仁心。蝗尚入其境哉。

唐太宗時。畿內有蝗。上入苑中。掇數枚。祝之曰。民以穀爲命。而汝食之。寧食吾之肺腸。舉手欲食之。左右諫曰。惡物。恐成疾。上曰。朕爲民受災。何疾之避。遂吞之。是歲蝗不爲災。

謹案君有仁言。熒惑退度。今欲吞惡物。寧食肺腸以救

小民而蝗蝻有不爲之感化哉。天地以生物爲心。太宗以救民爲重。是天卽君矣。君卽天矣。君心激切。天意克從。蝗不爲灾理固然耳。又何疑哉。

元宗開元四年。山東大蝗。民祭拜。坐視食苗不敢捕。宰相姚崇奏云。秉彼蟊賊。付畀炎火。此古除蝗詩也。乃出臺臣爲捕蝗使。分道殺蝗。盧懷愼曰。凡天灾。安可以人力制也。且殺虫過多。必戾和氣。崇曰。昔楚王吞蛭而厥疾瘳。叔敖斷蛇而福乃降。今蝗幸可驅。若縱之。穀且盡殺虫活人。禍歸于崇。不以諉公也。蝗害遂息。

〔謹案〕此何事也。猶牽制顧慮。作此迂論。盧公淸愼有餘。學術不足。其爲相也。元宗原欲其坐鎭雅俗。世人稱爲伴食中書。良不誣也。

〔宋〕太宗淳化二年春正月不雨。蝗。三月乃雨。時連歲旱蝗。是年尤甚。帝手詔宰相曰。朕將自焚以答天譴。翌日大雨。蝗盡死。

〔謹案〕昔寇準言洪範云。天人之際。應若影響。斯言誠不謬也。太宗愛民心切。直欲自焚以答天譴。翌日大雨。飛蝗盡死。羽書桴鼓。捷不若此。所謂天高而聽卑。特患無

愛民之君。不患無不息之災也。

眞宗咸平八年。秋九月。時連歲旱蝗。帝問學士李廸曰。旱蝗薦臻。將何以濟。廸言陛下土木之役過甚。蝗旱之災。殆天意以警陛下也。帝然之。遂罷諸營造。禁獻瑞物。未幾得雨。青州飛蝗赴海死。積海岸百餘里。

謹案帝問旱蝗而李廸以力役對。若天有以命之也。帝即然之。遂罷營造。禁獻瑞物。時雨即降。飛蝗盡死。可見天心即在民心。何必遠求哉。凡欲除災害者。曷勿以民情而揆之也。

謝絳論救蝗有云竊見比日蝗虫亘野坌集入郛郭而使者數出府縣監捕驅逐蹂踐田舍民不聊生謹按春秋書蝗爲哀公賦歛之虐又漢儒推蝗爲兵象臣願令公卿以下舉州府守臣而使自辟屬縣令長務求方略不限資格然後寛以約束許便宜從事期年條上理狀參考不誣奏之朝廷旌賞錄用以示激勸

謹案蝗之爲災一在賦歛之苛一在官員不職古人所推理必不爽漢儒又推兵象者若以民困不救久將紛紜擾國急切難于撲滅也今謝公欲令公卿以下各舉

守臣令其便宜從事期年參考以定賞罰非至計歟

【元】順帝時秋七月河南武陟縣禾將熟有蝗自東來縣尹張寬仰天祝曰寧殺縣尹毋傷百姓俄而黑鷹飛啄食之

【謹案】天下之蠢然而無知者虫鳥也殊不知最靈明而有覺者亦虫鳥也天子改過蝗皆自斃郎官自祝遂致鷹驅故有牧民之責者不必患蝗之為害特患己之不誠也

【明】成祖永樂二十二年五月濬縣蝗蝻生知縣王士廉以失政自責齋戒率僚屬耆民禱于八蜡祠越三日有烏數

萬食蝗殆盡。皇太子聞而嘉之。顧侍臣曰。此實誠意所格耳。

〔謹案〕禮記云。先王能修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則天降膏露。地出醴泉。鳳凰麒麟皆在郊棷矣。今濬令悔過自責。誠心敬禱。故始失而終得也。蝗無知而烏有靈。感孚之所致耳。

朱熊所緝救荒補遺有云。天災不一。有可以用力者。有不可以用力者。凡水與霜。非人力所能為。姑得任之。至於旱傷。則有車戽之利。蝗蝻則有捕瘞之法。苟可以用力者。豈

得坐視而不救哉。為守宰者。當速為方畧以禦之。以令斯民也。

謹案明朱熊所刻救荒書。即董煟之所緝。不過增減其間。俱至當而不可易。故正統間刻此書。名曰救荒活民補遺。萬曆間。復有人刋之。以行于世。可見惻隱之心。人皆有之。若能廣為傳布。蒼生之幸矣。

撲蝗蝻總論曰。蝗蝻之生。人知之乎。刻剝小民。不為顧恤。地方官吏。侵漁百姓之見端耳。所以在上者。以愛民為心。未有不格天地。而異類為之消除。至如唐太宗寧食惡物

而不恤。姚崇認後患而不辭。則蝗害頓除。或思自責。或罷土木。災之散也。捷若桴鼓。太守得如宋均。縣令能如卓茂等。安得有蝗入其境中。即有之。不爲黑鷹啄食。亦爲鳥雀所餐。又何慮哉。此謝絳朱熊之論。所當法也。要知蝗蝻不去。則草野咸受其害。一在修德格天。一在捕瘞除患。如以物命爲憐。蝻者蝦之遺孽也。天下之食蝦者。統歲而計。寧止億萬石。何獨至于害稼之蝗而疑之。此汴州刺史。所以見誚于姚崇也。詩云。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穉。上古且然。今何惑哉。

二十貸牛種以急耕耘

漢昭帝　南北朝魏太子
南齊戴僧靜　唐袁高
齊德州　宋太宗諭
劉渙　熙寧御批
曾鞏　查道
明林希元　喻均

漢昭帝始元元年三月。遣使者賑貸貧民無種食之人。秋八月詔曰。往年災害多。今年蠶麥傷。所賑貸食勿收責。毋令民出今年田租。

謹案歲冬已過。東作方興。若不急令耕耘。將來困苦。必倍於前者。力盡人疲故也。昭帝特令貸之種食。不但貸

之。而又令勿收責。且蠲其租。非天子之仁。相君之德。沛生機於民食者乎。

南北朝 宋文帝元嘉二十一年。魏太子課民稼穡。使無牛者。借人之牛以耕種。而代爲耘田以償之。凡耕種二十二畝。而芸田七畝。大略以是爲率。使民各標姓名於田首。以知其勤惰。禁飲酒遊戲者。於是墾田大增。

謹案 民無牛。令借人之牛。使耕種耘田以償。是有牛者不吝。而耕田者亦樂於相從。處之大得其公。又使標姓名於田首而知勤惰。種種妙法。不一而足。無惑於墾田

之大增。國賦由之而足也。

南齊戴僧靜。爲北徐州刺史。買牛給貧民。令耕種。甚得邊荒之情。

謹案有田無牛。猶之有舟無楫。不能濟也。刺史一郡之主。民之生死係焉。買牛而給與貧民。獲救荒之本。其得民情也宜矣。

唐德宗貞元元年二月詔曰。諸道節度觀察使所進耕牛。委京兆府。勘責有地無牛百姓。量其產業以所進牛。均牛給賜。其有田五十畝已下人。不在給限。給事中袁高奏曰。

聖慈所憂切在貧下。百姓有田。不滿五十畝者。尤是貧人。請量三兩戶。共給牛一頭。以濟農事。從之。是時蝗旱之後。牛多疫死。諸道節度韋皐李叔明等。咸進耕牛。故有是命。

謹案給事之奏。深得民情。民以貧而田不能多。再以田少而牛無所給。是困而益困。貧而益貧矣。豈裒多益寡之道歟。視其田之多寡。共給耕牛。當爲至法。

文宗太和三年七月。齊德州奏百姓自用兵已來。流移十分。只有二分。伏乞賜麥種耕牛等。勅量賜麥三千石。牛五百頭。共給綾一萬疋。充價直。仍各委本州。自以側近市糴

分給。

謹案兵荒之後惟賴救全牛種俱無何由得活德州之奏請不大有功於萬民耶詩云愷悌君子人之父母首重耕耘何慚民牧。

宋太宗至道二年詔官倉發粟數十萬石貸京畿及內郡民爲種有司請量留以供國馬太宗曰民田無種不能盡地利且竭力以給之國馬以芻藁可矣。

謹案天地之利用之則不竭取之則非貪以之救民何民不救太宗借種與民而欲盡收地利以食民是神農

之心矣肯以此粟爲國馬所食哉有司之請不智甚矣

英宗治平間河北凶荒民無食多賤賣耕牛劉渙知澶州盡發公帑錢買牛明年逋民歸無牛耕價貴十倍渙依元直賣牛河北一路惟澶州民不失所

〔謹案〕公之賣耕牛雖濟民於已荒之後實救人於未困之先何也使人賣時不買今欲買時安得有賣牧民者肯事事倣此而行則饑民無往不濟矣

神宗熙寧八年三月上批沂州淮陽軍災傷特甚百姓不惟缺食農乏穀種田事殆廢粒食絕望糾集爲盜者多實

可矜憫若不復加賑恤恐轉至連結羣黨難以捕擒陷溺其民投之死地可速議所以賑恤之遂詔京東轉運提舉司發常平錢省倉米等給散與孤貧人戶

謹案民無種穀將來之口糧何從取給賑之固不勝其賑而所賑之粟米并且難支爲民務本計者肯恝然乎今神宗御批小民絕粒在於無種因而大發倉庫廣賑孤貧本固矣尚有憔悴其枝者哉

曾鞏知越州值歲饑出粟五萬石貸民爲種糧使隨歲賦入官農事賴以不乏

謹案知一州即當知一州之緩急。曾公之知越州歲饑矣使不知種糧之當貸或死或盜紛然而起即不困阨元氣已傷。今以五萬石貸之。隨賦而入官既無損民不困之何美如之。

查道知虢州蝗災。知民困極。急取州麥四千斛貸民為種。民困由是而蘇遂得盡力於耕耘之事。

古人云春秋於他不書惟無麥即書董仲舒建議令民廣種宿麥無許後時蓋二麥於新陳未接之時最為得力不可不廣也查君貸之以種非得古人之良法者哉。

〔明〕僉事林希元疏內有云。幸而殘冬得度。東作方興。若不預爲之所。將來歲計。復何所望。故牛種一事。猶當處置。臣召父老計之。自立一法。遂都逐圖差人查勘。除有牛無種。有種無牛。聽自爲計外。無牛人戶。令有牛一頭者。帶耕二家。用牛則與之供食。失牛則與之均賠。無種人戶。令富人戶。一人借與十人。或二十人。每人所借雜種三斗。或二斗。耕種之時。令債主監其下種。不許因而食用。收成之時。許債主就田扣取。不許因而拖負。亦加其息。官爲主契。付債主收執。此法一立。有牛種者。皆樂於借。而不患其無償。缺

牛種者皆利於借。而不患其乏用。有災傷處。如臣之法。似可行也。

謹案僉事公之貸牛種也。特設一法。不取給於官。而通那於民。非至公至當可乎。故加息立劵。萬不可少。無許拖負。猶得民情。但當多發示諭。遍曉城市鄉村。不得略遲時日。況爲數不多。救全甚廣。非親身與父老斟酌者。而能得此善政耶。

萬曆戊子。東南水災。窮民工力種糞。一無所有。新建喻均守松江。得請免田糧若干。出示佃戶還租。亦如減糧之數。

仍令有田之家。量留穀本至春耕時貸與佃戶。為來歲種田之資。一時稱為惠政。

謹案 請免田糧。而惠及佃戶。其仁溥矣。又令各留穀本以貸佃戶。殷殷無已。無非為鄉民起見。不知諭令之為鄉民。正所以為富戶。鄉民絕粒。業主何收。故當時鍾御史給民之牛種云。有可耕之民無可耕之具。饑餒猶從得食。租稅何從得有也。

貸牛種總論曰。四民中。最苦者農也。耕耘之外。別無所能。當此饑饉之時。若不令其速為耕種。則又絕將來之望矣。

賑濟者曩已俱傾。待哺者仍然引領。不猶中道而廢耶。今覩漢唐以及於明。貸耕牛之善法。莫如魏太子。貸宿麥之妙策。首推查道矣。四五月間。新陳未接之際。得此一助。民賴不死。此董仲舒所以力言二麥之不可少也。為君者能如漢之昭帝。宋之太宗。熙寧之御批。為臣者得若南北朝之戴氏。及唐宋明三代之諸臣。何患乎牛之不得。種之不播哉。粒食可望。而餓莩得生矣。但林公疏內有云。令保甲監其下種。曾則以為不若使田鄰互相監種之為便也。彼見我田。我見他地。一不種則有罰。何冒領之有。左傳云。蔑

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可見臨民者必如是而後可以言爲政也。則牛種之貸。可不代爲籌畫。勉其耕種。以慰西成之望乎。

